

“天下第一团”

迎来00后姚剧人

罗捷

历经三年磨砺，2021级姚剧班毕业汇报演出日前在余姚龙山剧院上演。这场演出，昭示第九代姚剧演员的焕新登场，“天下第一团”从此迎来00后姚剧人，22名年轻人让姚韵乡音有了传承的阶梯，让戏曲艺术有了新的希望。

对于这批学戏仅3年，还不到20岁的青年来说，演出有很多值得鼓励的地方。如剧目的选择有老有新，《打窗楼》《阿必大》《秋香送茶》《双推磨》等姚剧传统剧目在追根溯源中展示着姚剧本真。《白蛇传》《浪荡子》《情探》《珍珠塔》等从兄弟剧移植而来的剧目，除了声腔、音乐的创新，更有表演层级上的新演绎。《劈山救母》《华子良》《女吊》等剧目，加入了文武兼备、唱做俱全的时代音符。



(图片由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提供)



守正与创新：一场艰难的对话与博弈

对一个地方剧种来说，姚剧的历史不算短。按18世纪中叶初步形成的说法，距今260余年。姚剧正式得名成团在1956年，还不到70年。所以，姚剧始终在坚守传统与推陈出新两条路上行走。当晚的演出，几出传统剧目，体现了姚韵、姚味、姚腔，白口、唱腔的余姚话也基本正宗，表演上也是尽可能保留了生活气息浓郁、富有乡土风味、动作逼真自然等姚剧特色。这说明

了传统剧目一代代相传，没有走样，还是规范的。几出移植剧目，从音乐、唱腔和演绎等方面值得展开讨论。如念白趋同于普通话，唱腔上向越剧等板腔体靠拢，听不出“姚”味。表演上过于炫技，把姚剧的表演特色和风格亮点抹杀在了一阵阵的摔打之间。笔者以为，剧种不能丢掉自身的特色，否则再多的技艺也是白费。但姚剧，离不开创新。没有

创新，死守72本传统剧目只能走进死胡同。哪怕按照目前姚剧团一年排一出新戏的速度，也远远跟不上戏曲市场激烈的竞争压力。这也实实在在提醒我们，姚剧的保护不能仅停留在培养几个新演员上，在创新发展之路上，不光要培养演员，还要有姚剧音乐、编剧、舞美等一系列的人才培养体系。如果仅仅是拿来主义，就不免会出现“姚”味尽失、“姚”不可及的局面。

自赏与出圈：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

去年以来的传统戏曲市场热闹异常，某些院团的某些场次出现开票秒光的现象。以越剧演员陈丽君等为代表的演员出圈成角，掀起巨大的流量热潮。笔者以为，在这个时代，戏曲始终是小众的艺术，陈丽君等人的爆发，有较强的偶然性，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戏曲的市场地位。2021级姚剧班毕业汇报演出，基本是戏迷圈子和学员家人的一次热闹相聚。

戏曲要打破孤芳自赏的封闭，出圈成为流量密码，既要外部的推动，更要内功的锤炼。外

部的推动就是要加大宣传力度，修炼内功即要有名角。这次既是毕业汇报，更是让大家审视是否有成为名角的可能性。22名年轻姚剧人，不敢说个个都能成角成家，但有人就有希望，有传承就有期盼。如《阿必大》中的恶婆婆，与年龄反差感极大的角色形象，一出场就勾住了观众的目光。

要有名角，就要有充分的土壤和选择余地。上一次第八代姚剧演员的成批培养还是在12年前，而第七代与第八代的间隔已超过十年。换句话说，差不多每

隔十年，才会有一个学姚剧、唱姚剧的机会。笔者以为，这样长的更新周期，让姚剧的选材陷入了自我为难的境地，也让姚剧名角的出现更加困难。

出圈还靠剧目，好的剧目和好的演员互相成就。这次的会演，用的基本是姚剧传统小戏和上一届演员的代表作，没有原创剧目，也没有去碰近几年来姚剧的优秀剧目。所以，每当他们演出之时，总会有“当年某某演这个角色时，有多好”的声音响起。没有原创角色加持，出圈就更难了。

入行与入戏：一条理智与情怀间的道路

学戏极苦，成名更难。能在十几岁的青春年华，投身到戏曲事业，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勇气，我们无法再对他们苛求什么。但入行容易，入戏难。仅仅把唱戏作为一项工作，解决就业的一种途径，那是一种理智的选择，又可能有多少汗水去支撑台上的表演？如果拿唱戏作为一种热爱的追求，用一生去孜孜以求，那就是一种情怀，呈现在舞台上又会有怎么样的夺目？

这次的毕业汇报，安排上得当合理，扬长避短：唱功好的，多安

排高难度的唱；武功好的，多排武戏角色；唱做都一般的，就演个衙役、仙童。小演员们也非常努力，唱段完整、台词清楚，没有脱板、抢板、忘词的失误，可见为了这场演出花费了不少心力。但总感觉有点不过瘾，如表演上的张力、演唱上的沉稳等。或许对这些小演员来说，做到完美还太过苛求。

所以，选择把唱戏作为一种职业，是值得敬佩的。但如果把唱戏作为一项毕生追求的事业，那才是真正让人敬仰，也是姚剧的未来所在。

沙耆与他的沙村

卢江良

在中国的绘画史上，沙耆是一个独特的存在。他早年在上海昌明艺专、上海美专、杭州艺专和中央大学艺术系习画，1937年赴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深造，画作与毕加索等著名画家共同展览。后因精神疾病被迫回乡，蛰居作画三十多个春秋，创作颇丰，并逐渐在拍卖市场走红。他，被戏称为“疯子公公”，亦被尊称为“中国梵高”。

在他充满传奇的人生中，有一个绕不开的处所，那就是他的家乡“沙村”。

沙村，位于鄞州区塘溪镇梅溪水库东侧，有800多年历史，村民多姓“沙”，现以“沙氏五杰”闻名。沙耆系“沙氏五杰”的同族堂弟，1914年出生，原名引年，1934年“沙氏五杰”老大沙孟海为其取艺名为“耆”。

除了短暂外出读书和治病，沙村几乎占据了其整个生命历程的一半。与同为画家的黄公望对于富春山、王蒙对于黄鹤山不同，沙村于沙耆，并非其自觉自愿的选择。如果说，第一个时间段的居住，是由

于命运的安排——它是他的出生地，由不得他自主选择；另两个时间段的居住，同样皆非他的本意——精神疾病使他无法独立生活，只能被安置于老家——前一个时间段，由他的母亲照料；后一个时间段，经当时的沙村大队安排，由邻居沙良红一家照料。

据说，沙耆蛰居沙村的日子，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，从1952年起由浙江省委统战部每月发放生活津贴。他患病后从未放弃痴爱的绘画，用毛笔、木炭代笔，画在墙壁和报纸上，甚至满地肆意涂鸦。如今，在沙耆故居，尚可见板壁、墙面、地板上，画满了各种画。

长期蛰居于沙村，对沙耆来说，是一种命运的不幸。倘若，没有精神疾病，他必定会离开这个闭塞的乡村，要么留学或定居海外，要么供职于美术学院，为自己的人生闯出一番广阔的天地。或许会像雷婆婆对于潘天寿一样，沙村会成为他心头的一个念想和作品中的一种具象。现实中，沙村是沙耆半

生的“囚禁地”，完全将他与外界隔绝，他只能在母亲或邻居的照管下，在村子里晃来荡去。

然而，事物总有多面性。长期蛰居于沙村，恰恰又是他艺术上的幸运。他安静而“特立独行”地进行“涂鸦”，无形中找到了“表达”的自由，成全了艺术创作中的真诚。

1983年，“沙耆画展”在杭沪京三地举行，其画作以“坚实的造型，沉郁的色彩”震动整个画坛。1985年之后，沙耆由学生余毅（沙耆养病时住在他家）陪同前往江苏、浙江及东北名胜景区游览写生，创作了一大批“色彩绚丽，用笔豪放”的人物、静物和风景画。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其创作更是臻入化境，画风发生了巨大变化——集印象派、野兽派、表现主义和抽象主义之大成，引起了海内外专家和收藏家高度关注。

著名油画家詹建俊2001年为“沙耆七十年作品回顾展”撰写的“前言”中曾评价道：“这是一位几乎被人们遗忘的画家，然而，这又

沙耆画作《春到钱湖》
(史美章供图)

是一位将永远留在我们的美术史上、并激发我们对艺术的意义不断思考的画家。”这无不说明了沙耆相比同时期积极投身于时代浪潮中的画家，在艺术实践上要持久和深入，在艺术成果上要丰富和丰硕，从而使其成为“中国现代油画史上的一颗灿烂的彗星”，为油画艺坛增添了一道耀眼的光芒。

那么，作为长期蛰居的家乡，沙耆又是如何看待沙村的？鉴于缺乏相关资料的佐证，我们无从下结论。当然，这不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沙村——这座拥有独特山水和人文气息的古村，不管是沙耆人生的“囚禁地”，还是艺术的“避风港”，都毋庸置疑地成了他生命旅程中最为重要的处所，它不仅记载了其作为“疯子公公”的特殊的存在状态，也见证了其作为“中国梵高”的非凡的一生。

『红妆小件』：

生活中的诗意

应敏明



清代朱金线架

鉴赏与收藏

红妆是指红色的嫁妆，木质为材，装饰部分采用朱金工艺。自南宋以来，浙东流行起“十里红妆”的婚俗。“十里红妆”是指官宦和富裕人家嫁女的场景，迎亲的队伍，鼓乐齐鸣，新郎骑高头大马，新娘坐流光溢彩的花轿，跟着的是抬的抬，挑的挑，绵延十里的红色嫁妆，有床、橱、椅、几、桶、酒坛、杠箱等，整个场面蔚为壮观。普通人家虽然没有“十里红妆”，嫁妆也尽力糗朱贴金，体现父母对出嫁女儿的爱怜。

“红妆小件”是相对于上述红妆大件家具而言，是红色的生活、生产用品和欣赏品，尺寸小，大不盈尺，甚至是微型，有些可放掌上把玩。这些“红妆小件”大都是女子出嫁时，放进杠箱，抬到夫家的。“红妆小件”，是后来的收藏家们为它们取的叫法，“小件”意指讨巧、好玩。

农耕社会崇尚诗书礼仪，耕读传家。读书人也好，富贵人家也罢，垒石植树筑园，建筑雕梁画栋，家具追求良材造型，嫁妆糗朱贴金……对生活中的美同样有矢志不渝的追求，有“诗和远方”，与今天相比某些方面“有过之而无不及”。

旧时女子出阁前、出阁后，“红妆小件”都是她们美好生活的点缀。闺阁和洞房中，“红妆小件”是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和艺术摆件，今天“红妆小件”的遗存，某些方面可还原当年的情景。

“红妆小件”可分为两大类：实用器和欣赏器。主要采用木作、箍桶、朱金、泥金等工艺。这些工艺，工匠众多，传承久远，品种繁多，别出心裁。尤其是朱砂髹漆，局部贴真金，让器物显得华贵。在旧时讲究“明堂暗室”的环境中，那一抹瑰丽的朱金是动人的。

“红妆小件”实用器主要集中在生活用具和女红用具。生活用具，有朱金拗斗、熨斗、烛台、麻丝架、果盘、果桶、果盒、贴盒、红皮枕头，还有洗衣槌、茶盘、茶壶桶、梳妆盒……涉及家庭中的生活用具，可谓包罗万象。它兼顾了实用和美观，是生活中的美学。今天面对这些用具会让你产生“舍不得用”的想法，已成珍藏品。

当年甬上，刺绣是女子的必修课，甬上金银彩绣用金线和银线，浪漫而高贵。甬上的绣桌是朱红色的，同样，刺绣的“红妆小件”用具，也是美轮美奂。朱金线板，有长方形、树叶形、半月形等，中间雕刻山水人物、动物花卉，有《西厢记》《牡丹亭》中的才子佳人故事，其中蕴含着未出阁女子的思春。朱色针拔也极漂亮，大都雕刻成飞鸟状，一只红鸟放在绣桌上，张翅欲飞。甬上梅园石雕的朱金压绷狮，没有了狮子的凶悍，伏在绣桌上，憨厚可爱，已然成绣女玩物。鞋式朱金小针盒，盒上常雕刻如意纹，小巧可爱，讨人喜欢……

作为欣赏品的“红妆小件”，主要体现的是闺阁文化。旧时，官宦和富裕人家的小姐都有单独的小姐房，甚至，有的人家建有独立的小姐楼，闺中女子婉约如兰。过去讲究“男女授受不亲”，女子大都“深藏闺中无人识”，她们向往外面的世界。为了排遣寂寞，打发时光，同时接受美的熏陶，闺房中，会陈设许多“朱红小件”供女子把玩、欣赏。有朱金赏盘、朱金讨奶桶、朱金线架、朱金直甩桶、朱金小屏扇、朱金小拗斗、朱金微型家具、朱金小洗衣槌、朱金香盒……这些器物看上去都是实用器，其实当年做的时候是赏器，古人把生活中的日用品，做成了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。

我喜欢欣赏清代“朱红小件”，收藏了不少赏器，几可成系列。比如，一个小拗斗，糗朱红漆，把柄上雕刻有一朵荷花，荷花贴有真金。一件朱金线架，底托上雕刻一对下围棋的男女，男的着长衫，正襟危坐，女的盘发着旗袍。一件朱金小洗衣槌，二十厘米长，圆形，柄雕佛手，施金箔。一只朱金木鱼，一只荔枝形香盒，均迷你可爱。还有各式朱金描金赏盘，画山水、花卉、动物，画才子佳人……

众里嫣然通一顾，人间颜色如尘土。“红妆小件”是古代人们生活诗意的现实表达，是传递情感的重要方式。“艺术生活化，生活艺术化”是人类一以贯之的追求，这在文化精神需求愈切的今天，显得尤为重要。



清代朱金圆祭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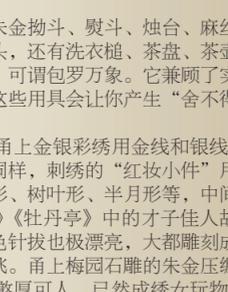
清代朱金线板



清代朱金压绷狮



清代朱红小水桶



清代朱金小木鱼、香盒